

之境——林彬作品个展

展览时间:2019年6月9日—8月5日

展览地点:上海市莫干山路93号德荷当代艺术中心

之境——林彬作品个展首登上海

品味林彬的娴静恬淡、文心幽远

之境——林彬作品个展于6月9日在上海德荷当代艺术中心开幕。这是林彬作品首展上海,反响热烈。开幕式当天,上海著名艺术批评家徐明松,上海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张立行,著名艺术家余启平、葛震等均到场支持并参观展览。

本次展览共展出林彬近几年创作的作品共计30幅,作品幽玄悠远。林彬的山水有梦幻的气氛,有光影变幻的独特视觉效果,静谧中散发着寂寥。紫色是一种优雅神秘的色彩,略带忧郁、悲伤,在西方文化中,紫色又与恐怖、幽灵、梦魇有关,紫色的山水也许映射出画家内心的敏感和自我抗争的个性,林彬用紫色营造了属于他个人风格的山水,其作品也如其人精细致微。他经营的画面、情境的深处是让人难于企及的精神渊谷。极度的孤独,淡淡伤痕。这一切的垒砌是源其对语言品质品味的认知高度的达成。给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境,观者将逐步了解艺术家对哲学与高古本质的思辨后再观望外界的很多意义。”策展人吴笠帆表示,林彬的作品中引出本体的期望与真实环境之间无数次的欢笑与作罢,是妥协与放弃之后的某种释怀与欢快的隐喻。他拟物般的将自己多年对环境的理解书写成每件作品里的主角,观望与期望形成



展览开幕现场嘉宾合影

反思的意义。他的作品里不变的亦如是某种可贵的自我认识的过程,假如再当回到现实环境里也算是告解般的解脱与快活。山石水木之间的叙述就如同家族亲情或是人对人的互爱,环境与道德出现的对话成为了不同于

宗教的真正的自然信仰。若果将本体常用来拟物与拟景,整体或部分,都是他心中对于自然敬仰的习惯性行为。

据悉,展览将持续展出至8月5日。

艺文



林彬

江苏滨海人。198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为职业画家。作品发表于《美术》《画刊》《中国画研究》等多本刊物。曾在南京艺术学院、北京画院、北京音乐厅、北京博宝画廊、成都岁月艺术馆、四川斯为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举办过个人画展。参加《全国扇面邀请展》《新文人画邀请展》《九城联展》《墨彩飞扬展》展览。出版专著《林彬中国画作品集》。

作品《晨漱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获中国美协颁发的优秀奖。

叩寂荒宇 行板求音

——解析林彬水墨山水创作的情绪本质



《凝影3》

从林彬以《荒宇》为主题的系列水墨作品中穿梭,光阴就成了隧道,就那么一个瞬间恍若隔世的伫立,忽然觉得水墨在宣纸晕染上的渗透已经穿越了光景、穿越了时空、穿透了心底最柔软的那个部分,原来中国宣纸合着水墨的黑白晕染欲要达到的明暗光亮竟然也是如此的强烈,竟有直刺心扉的震撼……

乍见林彬本人的那个瞬间,我从他身上散发的气息中读到的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忧郁”和无法掩饰的“孤独”……和林彬闲聊时我在想:艺术家的创作首先是服从内心的呼唤,是他“情绪本质”的再现,通俗的解释就是人对世界的一种反映形式,是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读林彬的水墨画作,用程式化的学术词汇或是单纯的绘画图式诠释,似已不再是林彬自己的需要,也不是他绘画技法在当下的炫耀或彰显。林彬积极推崇宋画,我在他以《旧日》为主题的水墨画面上读到潺潺流水、林壑野趣、敷色浅淡的绘意江南草木,亭台瓦舍;可在聆听那吟诵着《行板》时,仿佛仰望远古董巨飘逸的仙影,山水云岚处的寂静是

苍茫天地的一片辽阔……真正想要解析林彬的水墨山水创作里的情绪本质,我以为应该是从林彬对理学认知的心路开启。

林彬情绪本质就是一个和“忧郁”结盟的艺术家,他的“忧郁”镶嵌在他镜架后面的眼睛里,运行在他的骨髓中,如影随形的凸显在他的作品上。客观地说:林彬的水墨画作应该是很好的市场前景,因为它们是从历史的光影中走来,传承的是宋画美学的理念,契合当代人们在浮世里选择“安宁”的希冀,也符合大多数观者对艺术形式美的欣赏预期。但是,这恰恰又不是林彬内心的求索。记得叔本华有句名言:“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显然林彬的骨子里就趋避了“庸俗”而选择了“孤独”,且在这份与世俗渐行渐远的“寂寥”中享受“孤独”给他带来的是激发他创作潜能上的爆发力,以致那份所谓的“忧郁”生成为他创作上的动力。林彬不属于娱乐型的艺术家,他纳于言、知乎礼的思维和行为都给他以严肃的形式在创作中再现思考。无论是他在以什么样的主题表现水墨山川、枯树枝桠,点皴造境的不再是一般意

义上传承高古先人的“六法”,而是以叩击心门的体验尘世万物枯荣皆有规律的感怀。曾经以绘水墨人物画为专长的林彬不知是不是受到丢勒的影响,从丢勒的《忧郁之一》所创造的忧郁者形象持久发散之后的某一天,林彬式的“寂寥空灵”进入了宣纸和水墨的交融中,这种情绪的积淀如才情泉涌寄托于水墨山川,挥毫于寂静苍穹。可在林彬的山水创作上又不是以传承宋画为唯一的中轴,他那种的存在于灵魂深处的情绪发散性思维,把宋画后期文人山水的写意晕染虚拟了,却又把山水间的枯树、孤桠作为他的个人符号不断扩张,几乎在他所有的创作中都不离不弃的忠于守护。

对生于忧患之中的艺术家而言,情绪本质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的状态,是在随着当代人感同身受的行为方式时更趋向个人化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所有真正出类拔萃之辈,哲学、治国术、诗学或各门技艺的杰出人士,都是忧郁者……”

(文章有删节)

兼澜



《凝影4》